



一星期

苏联 勒·沃伦珂娃等著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蘇聯兒童故事

一星期

勒·沃倫珂娃等著



江蘇人民出版社

一 星 期

苏联·勒·沃伦珂娃等著

張 映 譯

*

江苏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七 号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書號：寧0721

開本 787×1092精1/28 印張1 字數 14,000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

一 星 期

勒·沃倫珂娃著

媽媽到莫斯科去了。臨走時，對瓦尼亞說：

“不要難過，只過短短的一個星期我就回來。當你看見日曆上有紅字，就來接我。”

“那麼哪一天是紅字呢？”瓦尼亞問道。

“星期天是紅字。”媽媽答道。“整整過七天就是。”

“七天啊！”瓦尼亞憂愁地說。“你不是說只要去短短的一個星期嗎！”

媽媽笑起來了：

“要知道七天就是一個星期呀！七天一下子就過去了。”

媽媽同大家——爸爸、祖母和瓦尼亞告別後，就走了。

星 期 一

早晨奶奶說：

“瓦尼亞，我很難照管你，你最好不要淘氣。”

“我盡可能做到不淘氣，”瓦尼亞回答。

接着他走到外面，就遇到了他的兩個朋友：——葛林卡和菲嘉。

“我們樹林裏有一隻麋，”葛林卡說，“是牧人看到的。他是夜間在草地上放馬的。天亮時麋從樹林出來，到湖邊去喝水。如果我們能看到牠，那多麼好呀！”

“那我們就去看牠吧！”瓦尼亞說。

菲嘉笑起來了：

“難道能找得到牠嗎？”

“我們去找找看！”

瓦尼亞正想沿着街走去。不料奶奶從窗口聽到了他們的談話：

“不，孩子們，不要到樹林裏去。你們還小呢，會迷路的。就在院子裏玩玩吧。”

院子裏長滿了密密的捲草。籬笆旁長着小白樺樹。在一棵白樺樹上有一個椋鳥窩。

“來，我們看看椋鳥是怎樣餵小椋鳥的，”瓦尼亞說。

孩子們坐在長櫈上，看着椋鳥。母椋鳥飛來了，牠嘴裏銜着一隻大蒼蠅。

椋鳥窩裏立刻響起了亂嘈嘈的聲音，小椋鳥叫起來了。牠

們都叫着：“給我吃！給我吃！”

“我馬上爬到白樺樹上去，”葛林卡說。

瓦尼亞問：

“爬上去幹什麼？”

“我想抓小椋鳥，”葛林卡說完，就爬上了籬笆。

爬上以後，抓住了白樺樹枝。

“下來！”瓦尼亞喊道。“我不讓你動小椋鳥。”

葛林卡比瓦尼亞氣力大。但瓦尼亞並不怕。他爬上了籬笆，抓住了葛林卡的腳。於是他們兩個就從籬笆上滾下來了。葛林卡的臉劃破了，而瓦尼亞的襯衫撕破了。他們跌了下來——馬上就站了起來，兩個人都氣得滿臉通紅——像兩隻公鷄似的。

“是誰敢不讓我動小椋鳥？”葛林卡叫喊道。

瓦尼亞也叫了起來：

“我不讓！”

他就真這樣沒讓葛林卡動小椋鳥，葛林卡就這樣回去了。

“你們何必要打架！”菲嘉說。

但瓦尼亞什麼話都沒有給他回答，也回家去了。

奶奶看到他就搖搖頭說：

“你不是說過不淘氣的嗎？可是現在怎樣，却打了架，把

襯衫也撕破了。”

瓦尼亞皺起眉頭傾聽着。他想：“可是我却救了小椋鳥！”

星期二

瓦尼亞的父親是農學家。他每天到田地裏去。有時要檢查莊員們怎樣種地；有時要確定播種用的肥料；有時要看看地裏的幼苗……

而今天他告訴瓦尼亞：

“跟我去吧，在家裏你就是淘氣和打架，地裏今天裝置了新機器，你可以看看它是怎樣工作的。”

瓦尼亞高興得很。父親讓他一起騎上馬，他們就到地裏去了。

這個夏天天氣特別熱。很久沒有下雨了。馬沿着白而乾燥的道路跑着，從它蹄子下面升起了濃密的灰塵。他們到了地裏。乾枯的小麥發出沙沙的響聲。

“小麥在求雨了，”父親說。“麥粒還沒足漿呢。”

再過去一點是馬鈴薯地。地壟溝因為太陽晒得太厲害，天氣乾燥而全都發白了。馬鈴薯一棵一棵小得很，再也長不大了。有的已經有了蕾，要開花，但是沒有力量。就這樣在炎熱的陽光下枯萎下去了。

“馬鈴薯需要雨嗎？”瓦尼亞問。

“需要，非常需要！”父親回答。“今天我們就給它雨水。”

瓦尼亞望了望天空——連一塊雲也沒有。到哪裏去弄雨呢？

集體農莊主席，拖拉機站的幾位小隊長和機械員在馬鈴薯地裏走來走去。父親跳下馬來，把瓦尼亞也抱下來。

“你就站在這裏，”父親說，“看着馬上雨就會來的。”

父親走到集體農莊主席跟前，然後他們一起——父親，主席，小隊長們和機械員——沿着壟溝走去。走得很遠，一直走到湖邊。湖遠遠地發着光像銀色的帶子——這就是天亮時聚常來的地方。

瓦尼亞站在那裏等着。忽然下起雨來了。但不是從天上下來的而是從地下。沿着整個馬鈴薯田地，在每一個壟溝上面湧流出寬寬的一條一條的水；發出了響聲，在陽光下閃着光。瓦尼亞叫了一聲就跑到壟溝旁，他要看看雨是從哪裏來的。這時候他看見，沿着整個田地在壟溝上面伸延着細細的管子。從這些管子裏噴着水。

瓦尼亞想細看這一切：什麼樣的管子，水從什麼地方噴出……他用手摸摸這些管子，然後又向前跑。管子裏的水卻像雨一樣地淋得他濕濕的。

父親回來的時候問他：

“怎麼樣，這個機器好嗎？”

“太好了，”瓦尼亞愉快地叫道。

但是這時候父親看了一下瓦尼亞，搖了搖頭：

“你滿身都弄濕了，鞋子也弄髒了！你為什麼要沿着壟溝跑呢？”

“我想都看一看。”

“哎！如果是想看看，那還可以原諒，”父親說，“就是不知道奶奶對這個事會有什麼看法？”

瓦尼亞看了看自己的弄濕了的鞋子說：

“可是我現在已經知道了雨是怎樣從噴水機裏噴出來的。”

星期三

這一天奶奶不給瓦尼亞到外面去玩：

“我到菜園裏甜菜地上除雜草去，你坐在家裏。今天我們的母鷄要孵小鷄的，你應當聽着。小鷄一叫，你就來找我。”

奶奶到菜園子裏去了。而瓦尼亞蹲在母鷄旁，就開始等小鷄叫。母鷄孵在筐子裏。這是一個黑身子帶白斑點和粉紅鷄冠的母鷄。瓦尼亞望着母鷄，母鷄望着瓦尼亞，牠熱得直張嘴。



“蛋裏面怎麼會有一個小鷄呢？”瓦尼亞開始想。“本來是蛋白和蛋黃，忽然就變成了一個小鷄！牠在裏面是怎樣生長的呢？”

瓦尼亞想了想就從母鷄下面拿出一個蛋來。母鷄把他的手啄了一下，不過不很痛。

蛋是熱的。他對着光看看鷄蛋——什麼都看不出來。

“我把它打破再看看，”瓦尼亞決定了。他打破了鷄蛋。剝開蛋殼，裏面有一個小鷄，牠全身是濕的，眼睛是閉着的。牠躺着動也不動。瓦尼亞開始向牠呵氣，放在手上來暖牠，但是小鷄還是動也不動。瓦尼亞哭起來了，手裏拿着小鷄跑到菜園

子裏去找奶奶。

“奶奶！”他喊道。“你說小鷄會叫起來，可是牠們却都是死的！”

奶奶看了看小鷄，雙手一拍：

“你看你幹的事啊！你把小鷄弄死了！難道可以提前打破蛋殼嗎？小鷄要孵出來的時候，牠自己會啄破蛋殼。你看，留你一個人在家是不行的！”

但是吃了午飯以後，瓦尼亞忘記了自己的痛苦，奶奶也高興起來：原來小鷄已在開始孵出來了。

第一個小鷄孵出來的時候，是瓦尼亞先聽到的。他叫起來了：

“奶奶，快來呀！小鷄孵出來了！”

奶奶把母鷄的翅膀掀起來，那裏已經睡着一個黃黃的毛茸茸的黑眼睛的小鷄。

奶奶把空蛋殼扔出去。

“牠自己啄開的？”瓦尼亞奇怪着。

“牠自己，”奶奶說道。“啄破就爬出來了。”

“可是那些個呢？”

“那些個也快出來了。你看，已經有啄的印子了。”

奶奶把蛋給瓦尼亞看。蛋還是完好的，可是在頂上已稍

微啄破了一點。

“這是小鷄用小嘴從裏面啄破的。”

快到傍晚的時候小鷄都已孵出來了。牠們跑着，唧噥唧噥地叫着，學着啄食物。

星期四

早晨瓦尼亞醒來，馬上就看日曆：

“今天是幾號——說不定，已經是紅的了，”

“咳，小傢伙，我看，你已開始感到寂寞了，”爸爸說道。

“呶，無事可做的人，總是感到寂寞的。瞧，那邊小孩子們正在去集體農莊花園裏摘紅醋栗，你也跟他們去吧！”

平常孩子們很少到集體農莊花園裏來。園藝家謝爾蓋·依凡內奇是很嚴厲的，他不准任何人無事走進園子裏來。可是今天他却自己把所有沒有去割草的莊員們都叫來。並把所有的孩子們，甚至於最小的也都叫來了。花園裏黑色的醋栗已開始成熟了——應當採集了。

瓦尼亞的同學們也都來採集紅醋栗。葛林卡來了。菲嘉也來了。

“來，看誰採的多！”葛林卡說。

瓦尼亞同意了：

“來吧！”

葉子底下的黑色的、熟了的紅醋栗吸引着瓦尼亞。瓦尼亞開始摘紅醋栗——這邊摘一個，那邊摘一個。眼看着，葛林卡已摘了一滿杯子了。而菲嘉也是摘了一滿杯。可是瓦尼亞却只摘了半杯……這時娜嘉·波連德聶娃來到他跟前——娜嘉已經很大了，她是三年級的學生了——說道：

“瓦尼亞，你這樣摘法不對，應當把每棵小枝子抬起來，然後再從小枝上去摘，就連一個也不要剩下。”

瓦尼亞只摘了一棵枝上的紅醋栗——杯子已是滿滿的了！

“我已有一滿杯了！”他喊着。

“我也有一杯了！”葛林卡回答。

工作就這樣進行下去：瓦尼亞走到筐子跟前把紅醋栗倒進去，葛林卡和菲嘉也接二連三地走過來。誰都不願落後。

瓦尼亞從花園來到家裏，奶奶誇獎他說：

“真是好樣的！今天身上也沒弄濕，襯衫也沒有弄破。工作得也好——謝爾蓋·依凡內奇曾這樣稱讚過你。總要是這樣才好！”

星 期 五

葛林卡和菲嘉準備到草地上去採野菜。瓦尼亞也和他們一同去了。

“去吧，去吧，”奶奶說。“採些野菜，我們好煮綠菜湯吃。”

在草地上很快活。草還沒有割過，到處都是五顏六色的花兒——紅的，藍的，和白的。整個草地陷在花叢中。

小孩子們在草地上分散開來並開始採野菜。他們沿着高高的草，香香的花愈走愈遠。

菲嘉忽然說道：

“這裏蜜蜂好像很多！”

“真的呀，這兒蜜蜂很多”瓦尼亞說道。“一個勁地在嗡嗡地叫着。”

“喂，伙伴們，葛林卡遠遠地喊叫起來，往回走吧！我們闖進養蜂場裏了，看，那裏是蜂房！”

集體農莊養蜂場周圍密密地長着菩提樹和金合歡花。通過小樹枝可以看見小蜂房。

“伙伴們，退回去吧！葛林卡命令着。不過要靜一些，不要揮手，不然的話蜜蜂會刺人的。”

小孩子們很小心地離開養蜂場。他們脚步走得很輕，手也不揮動，只怕觸怒了蜜蜂。他們已經走得很遠了，可是瓦尼亞忽然聽到有誰在哭。他回頭看看伙伴們，菲嘉沒有哭，而葛林



卡也沒有哭，而是養蜂人的兒子——小瓦夏特卡哭着。他闖進了養蜂場，站在蜂房中間，蜜蜂在襲擊着他。

“伙伴們，”瓦尼亞喊叫起來，“蜜蜂螯了瓦夏特卡！”

“怎麼辦，要我們到養蜂場救他？”葛林卡回答。“那蜂子也會螯我們的。”

“應當叫他的爸爸來，”菲嘉說道。“讓我們到他家去，告訴他爸爸。”

兩個人就走了。

可是瓦尼亞這時却轉回身逕直來到養蜂場。

“到這兒來！”他對瓦夏特卡喊着。

可是瓦夏特卡却沒有聽見。他只是用手揮着蜜蜂並且拚命地喊着。

瓦尼亞走到瓦夏特卡跟前，牽着他的手，引着他離開養蜂場。一直把他送到他家裏。

瓦夏特卡的母親跑到台階上，把他抱起來：

“嘿，你這個不聽話的，為什麼跑到養蜂場去了，你看叫蜜蜂螯的！”她瞅着瓦尼亞：“咳，天呀，小瓦尼亞，”她說着，“而你爲着瓦夏特卡也挨蜂子螯了！喫，沒有什麼，你不要怕：痛一會就會好的！”

“我沒有關係，”瓦尼亞說道。

他回家去，他走着走着，嘴唇腫起來了，眼皮也腫起來了，跟着眼睛也睜不開了。

“瞧，你這個樣子！”奶奶說。“這是誰把你弄成這樣？”

“蜜蜂，”瓦尼亞答道。

“可是為什麼蜜蜂沒有螫菲嘉和葛林卡呢？”

“他們逃掉了，而我却去帶領瓦夏特卡的，”瓦尼亞說道。
“這又有什麼呢！痛一會就會不痛的。”

父親由地裏回來吃中飯，看一看瓦尼亞便止不住笑起來了。

“菲嘉和葛林卡見着蜜蜂就跑掉了，而我們的呆貨却跑去救了瓦夏特卡。假如現在媽媽看見他，她會說什麼呢？”

瓦尼亞用一隻眼睛看看父親並且等着：媽媽會說什麼呢？
父親微笑了一下並拍拍瓦尼亞的肩：

“她會這樣說：我的兒子真是好樣的！她一定會這樣說的！”

星 期 六

早晨瓦尼亞脹腫的地方已經消失了。嘴唇又變小了。昨天看起來像一條小縫兒的眼睛，今天也大大地睜開了。瓦尼亞把蜜蜂的事也忘掉了。